

莲的民族植物学——经济与植物文化价值

徐增莱 陈重明

(江苏省植物研究所, 南京 210014)
中国科学院

摘要 从民族植物学的角度考察汉语中关于莲(*Nelumbo nucifera* Gaertn.)的语汇,介绍莲的民间应用。并着重从俗文化、佛教文化和儒文化三方面分析莲的文化价值。莲的植物文化应与上古植物崇拜有关,佛教首先赋予莲以清静纯洁的象征意义,随着佛教的传播和汉化而被儒家吸收,并影响到俗文化。莲的植物文化价值取向的变迁与中国文化源流的大背景密切相关。

关键词 莲;民族植物学;植物文化

Ethnobotany of lotus: on economical and plant cultural values Xu Zeng-Lai, Chen Chong-Ming (Institute of Botany, Jiangsu Province and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anjing 210014), *J. Plant Resour. & Environ.* 1998, 7(4): 47~51

From the viewpoint of ethnobotan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hinese vocabularies on lotus (*Nelumbo nucifera* Gaertn.) and introduces its folk utilization. It mainly analyzes the cultural values of lotus from the Chinese customs, the Buddhism and the Confucianism. Chinese traditional plant culture of lotus concerned with the prehistoric worship of plants. The Buddhism gifted lotus with the symbol of quietness and pure at first, the Confucian culture absorbed this idea. It also affected the Chinese custom culture accompanied the propagation and nationlizing of the Buddhism. The modification of inclination of plant culture values on lotus was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Nelumbo nucifera* Gaertn.; ethnobotany; plant culture

莲(*Nelumbo nucifera* Gaertn.)是广布于我国中部和东部地区水体的植物,在中国已有数千年的应用及栽培历史。其肥大根茎(藕)是常见的蔬菜,去芯的果实(莲子)是常见的干果类食品,莲的根茎、叶、果实等都是常用的中药。莲以其用途广泛、形态美观,又具特有的清香,长久以来受到我国人民的喜爱。印度等国人民也十分喜爱莲花,发源于印度的佛教更把莲花视为圣洁之物。民族植物学作为一门研究人与植物相互关系的科学,探讨植物的社会价值与文化价值是其中的重要方面。我国民族植物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就目前而言,还主要侧重于研究植物的经济价值和少数民族的植物文化^[1],而对于植物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特别是历史悠久,文化最发达的汉族的植物文化还少有涉及。本文着重对莲的文化价值作初步探讨。

本文承金久宁同志提出宝贵意见,谨此致谢。

徐增莱:男,1968年2月生,理学硕士,主要从事药用植物学及植物资源研究。

收稿日期 1998-05-15

1 关于莲的名称和意义

莲,又称荷,很早就为我国人民熟悉的植物。《诗经·郑风》即有“山有扶苏,隰有荷华”的句子。《尔雅·释草》云:“荷,芙蕖,其茎茄,其叶遮,其本蒂,其华菡萏,其实莲,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2]分别说明了莲的叶柄、叶、细根茎、花、花托、粗根茎、果实、胚芽等各部分均专有其名。《尔雅注》进一步明确:“蒂乃茎下白弱在泥中者,莲乃房,的乃子也,薏乃中心苦薏也”。^[3]陆玑《诗疏》有:“其茎为荷,其花未发为菡萏,已发为芙蕖”。说明荷原指茎,菡萏、芙蕖都是莲的别名,但其本意是有区别的。《本草纲目》中解释了藕的字义:“花叶常偶生,不偶不生,故根曰藕;或云藕善耕泥,故字从耦,耦者耕也”;“其茎为荷”的意义:“荷乃负叶者也,有负荷之义,谓之荷也”。^[4]古人认为莲有异于其他草本之处,在于花实齐发,实际指莲开花时有明显的花托,故有“莲者连也,荷实相连也”之说。莲之又名芙蓉,取“敷布容颜之意”,言其美观,此外还有水芝、泽芝、水华之名。古汉语中如此丰富的莲的词汇,说明古人对它是非常熟悉和重视的。

2 莲的经济价值及利用

2.1 食用

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发现了7000年前的莲花粉,1973年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房基遗址出土了两枚莲子,这两枚莲子在烧火台上与一罐炭化了的粮食放在一起,距今约有 $5\,025 \pm 100$ 年^[5],证明莲很早就进入人类生活。《周书》有“鱼龙成则菽泽竭,菽泽竭则莲藕掘”之句,表明周代人们已开始年秋季水枯之后挖掘莲藕。古人常将莲子磨为饭,采莲的幼嫩子房及花托制成莲房脯,莲的雄蕊(莲蕊须)亦可阴干为食。《齐民要术》载有蒸藕法,明代高濂《遵生八笺》还介绍几种有特色的食品,如莲花曲、莲子缠等^[3]。我国所产的湘莲、建莲以莲子粒大圆润,色如凝脂,味甘美而为莲中珍品。莲子和藕富含淀粉,可分别制成莲子粉和藕粉,是深受我国人民喜爱的传统食品。

2.2 药用

莲的大部分器官均可入药。其果实入药称莲子,老熟而变黑者称石莲子,除去果壳及胚芽者称莲肉,有养心益肾、补脾涩肠的功能;藕生用可清热凉血散瘀,熟用可健脾开胃、益血生肌、止泻;藕节可止血散瘀;莲薏又叫莲心,能清心去热、止血涩精;莲花可活血止血,去湿祛风;莲须可清心益肾,涩精止血;莲房能活血止血,去湿祛风;荷叶蒂能消暑去湿,和血安胎^[4]。此外,莲肉、荷叶等还常用于食疗。莲肉磨为饭或与米作粥,《图经本草》称能“轻身益气,令人强健”;^[7]荷叶等作茶饮可治高血脂症,荷叶绿豆粥可治高血脂、高血压等症^[6]。荷叶、荷叶蒂还可以用于减肥,并常为擅用轻药的名医所用,据统计,《孔伯华医集》载989案,用荷叶者260案,占26.3%,《蒲辅周医案》载120案,用荷叶者17案,占14.2%^[8],由此可见一斑。

3 莲的文化价值

3.1 莲的传说和民俗文化

传说莲原生于太华山玉井中,花开十丈,藕大如船,冷如霜雪,甘比蜜,寿逾千岁,人食一片沉痾痊愈。西王母进见周穆王时陪宴瑶池之上,后散落人间流传于世。传说老子过函谷关时曾告诉尹喜:“天涯之洲,真人游时,各坐莲花之上,花辄径十丈,有返香生莲,逆水闻三千里”。《拾遗记》中也记载汉武帝时有“叉角,面如玉色,美髭髯,腰蔽榭叶”之人“乘一叶红莲,约长丈余”“自东海而来”,东方朔告诉武帝:“此太乙星也”。莲花在传说中总是与神仙、尊贵联系在一起。古人还认为莲花“一房百子,一花千岁”,象征着“多寿而多男”^[3]。莲又是佛教的圣物,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莲也就逐渐具有了吉祥的象征意义。尤其是重台莲或并头莲,被称为“瑞莲”或“嘉莲”,是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吉兆。唐德宗时,据说西内神龙寺渠内有并头莲出现,绘图昭示百官,柳宗元、权德兴、张仲素等大臣均作贺表。古代方志及笔记之类所记载的“瑞莲”多不胜数。事实上没有莲花的池沼会突然生出莲花,古今皆有,并不神秘。其原因是莲子非常长寿而耐久,能在母株消亡许多年后发芽,如1951年大贺一郎在日本千叶县发现3枚2000年以上的古莲子,后均发芽^[5]。而所谓并头莲也只是植物的变异,与社会、政治或人的命运并无任何内在联系。古人也有能认识到这一点的,明秦简王朱诚泳《瑞莲亭记》就有:“天地之气有常有变,莫诘其由……人之指有歧者,胁有骈者,未闻有以是为瑞也”,并断言:“谓之瑞可也,谓之非瑞亦可也”,的确很有见地^[3]。汉族风俗,以并蒂莲象征夫妻或恋人,犹言“鸳鸯”;建筑物则刻莲、菱等水物图案以压火;年画中以莲花、鲤鱼喻“连年有余”之意。此外,传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为莲花生日,亲友相约,泛舟莲花丛中为之祝寿,称“观莲节”。

3.2 佛教文化中的莲花

古印度人十分崇拜莲花,这种崇拜充分反映在佛教经典中。佛经记载,释迦牟尼降生时,宫廷里出现了八种祥瑞,池沼里生出了大如车盖的莲花;释迦自摩耶夫人右肋降生后,即走了七步(一说向东南西北各走了七步),步步生莲花;释迦在多年苦修,终于在菩提树下证道之后,起座向北,观树经行,一步生一莲花,共十八莲花。至今印度比哈尔邦还有“佛成道处”,为佛教第三圣地,有十八朵石刻莲花^[9]。按照佛教观点,莲有众多美德:石莲坚固,可历永久,蕙藏生蕙,藕复萌芽,辗转生生,造化不息^[4]。尤为重要的是莲有:“出尘离染,清静无瑕”的品性,因而象征着“性”,体现着“自性本空”和“自性清静”,明心见性即见到佛之法身。这是南宗禅最富特色的思想之一^[10]。佛以法身为因,修至报身圆满,则成就卢舍那佛。《华严经》记载,莲花世界是卢舍那佛成道之国,一莲花有百亿国。《阿弥陀经》则说,人若一心念佛,可去西方世界亲见阿弥陀佛,莲花化生,清静自在。佛教重要经典《妙法莲华经》之莲华,即是莲花,用之比喻经典的纯洁美妙和佛法的清静微妙,产生于唐代的净土宗即以之为宗经,故又称“莲宗”^[11]。宋元以降,净土宗成为佛教各宗的共同信仰,并与禅宗相互影响,逐渐成为汉化佛教的主要流派,深刻地影响到中国思想文化的各个层面,净土宗的莲崇拜也就随之成为整个社会心理和民族风俗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流传于我国藏、蒙等少数民族地区的藏传佛教是以密宗为主,他们则认为显教教主由莲花化生为人并成为密教教主,因而供奉着“莲花生大士”^[12]。在佛教寺院里,佛和菩萨常坐或立于莲花座上,其坐式称“莲花坐势”;或手执莲花。阿弥陀佛手中还执着金莲台,象征西方净土极乐世界^[9]。由此可见佛教对莲花的尊崇及影响。

3.3 儒家文化中的莲花

自《诗经》起,莲已入诗文。在儒家文化的代表——士大夫心目中,莲被大大地人格化、性格化,被赋予丰富比喻或象征意义。这些喻意,或源于神话传说和民俗文化,或受佛道等宗教

的影响。但更主要是与儒家文化和文人自身的思维方式、哲学传统、审美情趣和理想观念等相一致,具有独特性。

3.3.1 喻君子 儒家的哲学是一种典型的入世哲学。儒士的理想可以说是:由科举而入仕途,在一定的职位上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与才能。纲常伦理是其思想核心,同时又很注重个人修养,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在现实社会中,能够达到这种理想状态的人只是极少数,怀才不遇转而在思想上接受佛道或老庄等处世哲学,在行为上寄情于山水,抒臆于诗文,并且崇尚卓然自立的君子气度。莲花形色艳美而有清香,常被用来象征“君子”。以莲比作君子,本是中国文人的传统。《离骚》中多以芳草美人比喻贤臣君子,有“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之句。至后佛教传入,中国文人对藕生于淤泥而洁白如玉更为赞赏。周敦颐《爱莲说》是这种思想的典型代表:“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与同样象征纯洁、清高的菊(*Dendronthema morifolia* Tzvel.)和梅[*Prunus mume* (Sieb.) Sieb. et Zucc.]作一比较便可看出:菊带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超然世外的隐逸;梅则有着“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淡泊、孤芳自赏乃至孤傲。莲则意味着既妩媚又不流世俗,颇为符合儒家所推重的外圆内方、温文尔雅又不失其志向操守的君子形象,故莲又有“君子花”之称。

3.3.2 喻女子 《诗经·陈风》中有:“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彼泽之陂,有蒲与简”,“彼泽之陂,有蒲菡萏”,《毛诗》说“荷言其质之柔,简(即莲)言其气之芳,菡萏言其色之美”,郑玄解释这是形容女子的容体、秉性和颜色的。梁元帝《采莲赋》则以“莲花乱脸色,荷叶杂衣香”描绘“碧玉小家女”;魏·曹植《洛神赋》形容洛神的明艳美丽时,用了“灼若芙蓉出绿波”的句子;唐·王昌龄《越女》诗亦有“摘取芙蓉花,莫摘芙蓉叶,将归问夫婿,颜色何如妾”。由上可见,以莲花喻女子源出民歌。至唐·李德裕《芙蓉赋》称赞白莲花“以素为绚,犹美人以礼躬防”,已可见儒家思想的影响逐渐深入。

3.3.3 与恋情有关 重台莲又称同心莲,并头莲又称并蒂莲,传统喻“二人同心”,藕与“偶”同音,藕内有丝,又与“思”同音,均被用来比喻恋情。如梁武帝《夏歌》:“江南莲花开,红光照碧水,色同心复同,藕异心无异”;唐·徐彦伯《采莲曲》:“妾家越水边,摇艇入江烟,既觅同心侣,复采同心莲”;李群玉《莲叶》还以有清香之气的莲叶喻女子的芳心“半在春波底,芳心卷未舒”。甚至写失恋或相思的题材也以莲为喻,如徐照《自君之出矣》中“莲子种成荷,曷时可成偶”。韩邦靖的《采莲曲》几乎通篇以莲喻恋情:“年年江上花朵鲜,岁岁花中苦心在,中有苦心君不知,请君但看并头枝,可怜片片同心蕊,但作悠悠藕内丝”,以女子的口吻说出,既借莲各部分起兴作比,又利用谐音来暗示,一语双关。

3.3.4 与江南有关 汉乐府中被誉为历代采莲歌之祖的《江南曲》有“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之句,即具有浓厚的江南水乡的地域色彩。虽然莲在我国分布广泛,但古诗文中的莲多与江南相联系。晋·傅元《莲歌》渡江南,采莲花,芙蓉增敷煜若星”;徐元之《采莲》“越艳荆姝贯采莲,兰桡画楫满长川”;宋·欧阳修《蝶恋花》“越女采莲秋水畔,窄袖轻罗,暗露双金钏”。由江南、吴、荆、越等地名可见,莲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江南的代称。再前溯到楚辞或推及南朝民歌、文人诗直至唐宋婉约词,便可清楚地看出其由南方楚文化发展而来的承继关系。采莲本系农业劳动,唐·张籍《采莲曲》非常细致地描绘了其过程:“试牵绿茎下寻藕,断处丝多刺伤手,白练束腰袖半卷,不插玉簪妆梳浅,船中未渡渡前洲,借问阿谁家住远。归明共待暮潮上,自弄芙

蓉还荡浆”,可见采莲女劳动的艰辛。但在文人笔下,被浪漫化为“窄袖轻罗,暗露双金钏”的游戏,实是儒士阶层以艳、柔为美的审美情趣使然。

4 结 语

莲在中外植物文化中均具有重要价值不是偶然的,其原因简言之可归结为两点:一是莲具有实用价值,莲子与藕都是富含营养的食物,又具药用价值,这对原始先民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其二,莲的习性、形态、颜色及清香等特征都使它富于观赏价值,符合人类审美情趣中的某些共性,并进而被赋予象征意义,代表着美丽、纯洁等美好事物,从而使之成为一种“文化植物”。

在总结莲的食用、药用等经济价值的基础上,本文初步探讨了莲的文化价值。很明显,在官僚——士大夫的上位层次文化和下位层次文化即俗文化之间,莲所具有的象征意义等文化含义是有差别的。风俗习惯只是俗文化的表层结构,它的深层结构,即有关的风俗习惯里所隐藏的民族心理性格,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等,仍有待今后深入研究。从这个意义上看,与莲有关的风俗习惯,来源于传统的神仙思想、佛教文化,并受到儒家的影响。神话中的莲,只是与神仙的形象(为座)或有仙物的奇妙特性有关。我国南方楚文化圈的先民中是否存在以莲为崇拜的部族,虽暂无考,但不排除其可能性。佛教真正促使莲成为一种“文化植物”,除开种种神异故事,佛教对莲赋予了清静纯洁的象征意义。随着佛教的传播和中国化,它最终被中国人普遍地接受并且成为纯粹中国式的信仰。作为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周敦颐,所作《爱莲说》却明显表现出受到净土宗的影响,这篇短文出自儒佛道融合基本完成的宋代,也就绝非偶然。儒者可以见其纯洁清高,佛家可以见其自性清静,甚至神仙家亦可见其“仙风道骨”,《爱莲说》之所以备受推崇,除了文学上的原因,其思想上的含义应是很重要的。

关于莲的文化价值取向的变迁,与中国文化的源流息息相关。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深入研究其中的民族植物文化的多样性,应是中国民族植物学者的职责与使命。

参 考 文 献

- 1 龙春林,王洁如. 民族植物学——社会及文化价值初探. 植物资源与环境, 1994, 3(2): 45~50.
- 2 郝懿行. 尔雅义疏(下). 北京:中国书店, 1988. 31~33.
- 3 [清]蒋廷锡等重辑.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第五三九册. 博物汇编·草木典, 卷九二至九八, 七至三九页. 中华书局影印.
- 4 [明]李时珍. 本草纲目(校点本, 下册).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1893~1901.
- 5 张义君. 漫话古代莲. 农业考古, 1986, (2): 256~266.
- 6 中药辞海编审工作委员会. 中药辞海, 第二卷.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1996. 1926~1948.
- 7 [宋]苏颂(胡乃长,王致谱辑注). 图经本草. 福州:福建科技出版社, 1988. 478~479.
- 8 姜兴俊. 荷叶(含荷蒂、荷梗)古今应用概况. 中国中药杂志, 1997, 22(6): 374~378.
- 9 白化文. 汉化佛教与寺院生活.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7~40.
- 10 杜继文,魏道儒. 中国禅宗通史.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139~171.
- 11 洪修平. 中国佛教文化历程.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5. 239~475.
- 12 南怀瑾. 金刚经说什么.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82~83.